

荆川先生文集

十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麗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勲

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
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
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
豐肉踈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
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于僚友間其治獄也未
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吏爲功是時都
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
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
視君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
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閒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絕口

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
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三
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
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已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
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
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
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
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
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東出爲按察僉事
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

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
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東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
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
庶吉士兩塗而已今

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
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
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
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
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于此之時彬彬雅
雅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其

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于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矦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

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雋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戶部主事陳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于是此

八人者得群然咸聚于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于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于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遽散去猶冀且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沉存沒邈然分隔遽至于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七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迤

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沉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爲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爲之歡然以喜其散也則爲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爲之悵然以唁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爲之歎嗟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于子達者以子達有樸茂愿慤之質有務爲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于命而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

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爲悲歟彼區區聚
散升沉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
丘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
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于貲而君能刻苦
自植立其在衆人中衣裳言貌絕不類紛華子弟而
其在官絕不營營然廣交游借聲譽爲富人事其爲
戶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
校諸司章奏皆精鍊謹潔能于其官而君自少孤事
其叔青田始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
家之筦鑰一總于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稟于

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吳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爲之綱紀于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敵山公既舉于鄉又不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嗇之固將以昌其後乎曩癸巳之歲余再官京師會君亦繼至于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予至再更寒暑而後別且以余之迂戇無似幸不為

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予為可與者蓋君于余
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沒予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
墓志行狀既自屬於學士張公與戶部主事曹君獨
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于予蓋君未嘗有言而
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歷則誌已
詳故予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于君
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六人者云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
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既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

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
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永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
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鏜字國和號類樗山人
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生治
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
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案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
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
嘉靖辛丑即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
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
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耶

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
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
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
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群下不輕鞭呵中
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七筯不出蔬豆之外懼少
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
以意揣其寒溫飽飢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
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
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即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
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即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

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君乃銳然自割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熟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無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尤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爲人恂恂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司君既自以詩書行誼守爲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褒衣矩

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壻於榮進爲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蓋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詔其後之人

普安州判杭君墓表

嗚呼是爲吾友宜興杭君錫賢之墓杭君諱封錫賢其字號日惺布政澤西公之子都御史雙溪公之兄子也乙未歲余罷官歸客宜興寔館於君余性褊且戇在鄉曲子子不能與人爲同然獨嘗心善君君自少以宦游子弟著文行其所結納多海內知名之士顧余何取然君與余獨深相好也以是于君乎館余所館距君所居五六十里君數數往來候余或相對一室講論經史或邀余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所至輒盤桓竟日或相與賦詩爲樂余是時居常以病謝

客然於君之來未嘗不喜余於山水亦雅不甚好然
於君之請未嘗不從與君處久而益津津有味而亦
益知君之爲人君外和而中介其遇事小心能忍待
人依於謙厚於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其臭
味苟同雖其四海九州之人君縱不能徧與之接然
其心未嘗不慕而求之其臭味苟不同雖其里閭姻
戚之人君縱強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踈而遠之其
慕而求之也然未嘗翕翕以相驩其踈而遠之也然
未嘗悻悻以相忤余以是益信君爲長者余既居宜
興兩年會有春坊司諫之命去如京師未幾君亦